

潍美风光

砚为文房重器。案头一方好砚，睹之惠目，研之凝神，濡笔挥毫则快意顿生。有了闲暇，洗墨涤垢，摩挲把玩，可怡情也可养心，故历来为文人所珍爱。

临朐多山，中藏砚石。以之制砚，古已有之，砚谱史籍多有记载，然以此为业者甚少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近五六十年以来，采石制砚者渐多，今已逾百家，且多以地产红丝石、紫金石、龟石为之。

红丝砚



红丝砚始于唐而盛于宋，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推红丝砚为诸砚之首。宋人唐彦猷（曾任青州转运使）喜藏名砚，常督人采石，亲为制砚，著有《砚录》。他称红丝石“此石至灵，非他石可与较议，故列于首焉”。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亦赞曰：“红丝石作器甚佳”。

乾隆四十三年，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奉敕撰《西清砚谱》，收砚二百四十一方，中有红丝砚三方，乾隆悉为品题。他在“风”字砚上题曰：

石出临朐，红丝组锦；制为凤字，宣和式审；既坚以润，腹发墨津；虽逊旧端，足备一品。

光绪《临朐县志》载：“红丝石产老崖，黄质红纹，时作山水、草木、人物、云龙、鸟兽诸状，制砚微滑，其温润者不减端溪。”

贵为皇帝在红丝砚上品题，志书上也为之肯定，然直至清末，红丝砚仍属凤毛麟角。红丝砚的开发，红丝砚较大规模制作，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。其时，经济恢复，文化发展，文房之用渐被青睐。文人寻购，外商搜求，红丝砚遂被看重。临朐县成立工艺美术研究所，开采红丝石，研制红丝砚。一方红丝砚，配以红木嵌银漆盒，风韵天然，相得益彰。考察、指导、购买者纷至沓来，红丝砚名声鹊起。

说到当代红丝砚的研发，石可先生功不可没。石可系中国美协会员，著名篆刻家，制砚大师。他一生与石结缘，尤精于制砚，使鲁砚显于世，对红丝砚更是倾力亲为。他宗高凤翰之砚风，因材施艺，简朴大方，且融书法、篆刻于砚，使红丝砚更具文气。且传艺授徒，诲之不倦，泽被砚林。

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，红丝砚展开了新的一页。1980年，以红丝砚为主的鲁砚赴日本展出，引起轰动，展品一销而罄。之后，红丝砚又赴美国、中国香港展出，均获好评，亦作国礼赠送外国政要。2000年第八届全

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上，老崖牌红丝砚评为全国十大名砚之一。

随着红丝砚声播域外，产地老崖固也为人所知。老崖在县城南三十里，以此为中心，周围十里许皆藏有红丝石。老崖固不高，走上崖顶，眼中所见，乃梯田稼禾，果树疏林，曲折山径，大石磊磊如群羊。在这岗坡上，剥去山皮，掘土石七八尺，便可寻得。红丝石或在层叠石体中夹存，亦或块然独体散藏于红泥中。石之大小不等，大者数吨，中者如拳，小者仅如掌耳。不论夹于石层，或散藏于红泥，开采皆属不易。

纵观诸多名砚，多以产地命名，如端砚、歙砚、易砚、洮河砚等等，而红丝砚则以质有红丝而名，足见其石之尚美。约略观之，石多为红地黄丝，或黄地红丝。丝纹又分旋丝与刷丝。旋丝者，缠绕回环，如云霓，如水波，变化莫测；而刷丝者，如黄绢，如细瀑，条分缕析。以刀湊之，不干不燥，软硬适中，有叶蜡之质，羊脂玉之润。成砚后，或丝丝密布，方寸之间凡几重，次第不乱；或圈圈相递，如湖潭之曲波，层次分明。又有奇色异彩者，偶现怪石险峰，花鸟鱼虫，自成异品。把砚谛视，温润之色可餐，鲜秀之彩欲滴。试之以墨，发墨如油，润笔而护毫。

前人对红丝砚有诸多赞誉，而今之文人更是称颂有加。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、大书法家赵朴初赞曰：

彩笔昔曾歌鲁砚，良材异彩多姿。眼明今更遇红丝，护毫欣玉润，发墨喜油滋。

道是天成天避席，还推巧手精思。天人合应妙难知，刀裁云破处，神往月圆时。

一首词将红丝砚之美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。

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启功为红丝砚铭曰：

石号红丝，唐人所重。一池墨雨，天花坠。

寥寥十五字，将红丝砚之历史，天赐之奇彩，说清道明，言简而意趣。

胸地三砚

王庆德/文 傅绍祥/图

紫金砚

紫金砚也是古之名砚。因其石色紫红，映日有金星而得名。

传说苏东坡借了米芾的一方紫金砚，一试，甚为得意。嘱咐儿子，待已百年之后，入棺随葬。米芾闻知，托故将砚收回，并道：吾今得之，不以敛。传世之物，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！可见宋人对紫金砚之看重。

唐彦猷《砚录》记载：“紫金石出青州以南临朐。嘉祐六年余知青州，至即访紫金石所出，于州南二十里曰临朐界，掘土余乃得之。”“色紫润泽，发墨如端歙”。他列砚石计十一品，紫金石位列第九。稍晚于唐氏的高似孙《砚笈》记曰：“紫金石出临朐，色紫润泽，晚唐竟取为砚，芒润清响，国初已乏。”

因此石开采极难，紫金砚存世甚少。目前所能见到史上留存的紫金砚有两方，一方为米芾所用箕形

砚，存首都博物馆；一方存故宫博物院，清代人《西清砚谱》。乾隆对此砚褒奖道：

紫金石砚临朐产，发墨护毫略次端。刻作太平称有象，斯之未信敢心宽。

近二三十年来，经砚人多方探寻，有了小规模开采。以其质如润玉，色似紫砂澄泥，庄重沉稳获得好评。其产地在县城东北之蟠龙山。山之巔有高数丈石壁环绕，远远望去，如龙蟠之。在蟠龙山麓，挖开土石，于深丈余的岩层中方可得。紫金石层厚者近尺，薄者仅数寸。因从岩石之夹层中凿出，难有自然成形之块料，故紫金砚多为矩形、圆形。一次，偶见蟠龙山下爱砚者十几枚藏石，色泽深浅不一，中有几块为自然块料。这些块料是天然形成，还是取开采过程中的碎石琢磨而成，惜当时未问，今不得而知。

2017年，临朐县举办第一届紫



金砚展，展出二百余方，方方精彩，焕然一新。虽多矩形，且矩形易板，而砚人以其巧思，化板为活。逐砚审视，线条流畅，厚薄协调，腔阔适度，池深得宜，神韵自得。那些对矩形稍作删减，制为仿古砖砚、古瓦砚、箕形砚、竹节砚等等，虽为新作，皆古意盎然。

眼见紫金砚再现，颇生感慨，便凑了几句俚语以寄意：

蟠龙山生紫金石，千载重光逢盛世。更有砚工斫斫手，雕镌琢磨呈瑰奇。击之清音琵琶语，握之温润婴儿肌。太平有象呈祥瑞，方圆莫短列珠玑。彦猷合当补砚史，无章如见当拜拜。非因偏爱方言好，今取此砚君试之。

龟石砚

辛寨镇南部皆丘陵，岗表多碎石而少见鳞岫。极目四望，条田层叠，阡陌横斜，与其他山地无大异。而就在这看似平常的山坡上，藏有一种砚石，因块状独立，形多扁圆，颇似龟背，以之制砚，人称龟石砚。

龟石砚清以前未见记述，现见最早为光绪《临朐县志》。县志载曰：“龟石产临朐辛寨龙门小天池寺（亦名龙岩寺）下溪涧中，状似龟，曝之，自分底盖，中有池，不假雕琢，肌细而润，蓄墨数日不枯。”自清以降，以龟石制砚，断断续续，多自用或送文朋书友。

龟石埋藏不深，不成矿体，多散见于山石土壤表层。有的就在堰边树下草丛之中。或裸露，或半裸，或现一边半角，三锄两铲即可收入囊中。暴雨过后，浮土冲去，亦是捡龟石之良机。

龟石开掘不难，而发现确也不易。要靠眼力，看哪块土石多藏龟石；靠腿力，不惜鞋鞋踏破，遍寻岗坡，跑得多，机遇就多；靠运气，就是“碰”，不经意间，一块龟石就在脚下，大有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之感。

龟石大小不等，千姿百态。大者如盘，中者如拳，小者仅一握而已。主色虽为浅绿，亦稍具变化，赭红、黄褐、青灰、蟹壳青、蟹壳黄诸色

皆有。

龟石作为一种砚材被人看重，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。其时，红丝砚渐成气候。石砚不仅可实用，可把玩，还可面市销售，龟石砚也渐渐步入砚界。此种石砚一经文人点化，便见其不凡。它块块得自天造，一石一形，绝无重复。《临朐县志》言“曝之，自分底盖”，而实际制砚，并非如此，皆须人工雕琢而成。剖开石面，其色多彩，其纹亦多态，黄丝纹，松枝纹，石晕，石胆，丰富多姿。石质坚而不滑，手抚如膏，极宜入刀。成砚则既朴而雅，又古且今，妙趣横生。

2019年春，在辛寨镇举办第一届龟石砚展。集砚三百方，济济一堂，方方珠玑。有一龟砚，近圆，面现旋纹六环，由外向内，渐生渐浓，如深渊数泽。取名九皋，更现其神。案之角，一小龟砚，颇诱人。长仅四寸，宽三寸，取宽处为膛，只两寸许。其奇不在小，而在其形。其前端渐窄处，因压而折，断处参差如新破，正面折皱清晰可见，仿佛层岩变动就在当下，观折处之态，当是尚未凝固而折，正在折时而固，成此折而未断之态。“妙在天成”，名“天成”砚。此砚虽仅可刮笔调锋，仍可以为袖珍。

石眼本为石之瑕疵，用之恰恰，反为砚增辉，龟砚更是如此。一椭圆形龟石砚，膛心天青，周生黄晕，天



青与黄晕间，生一石眼，实属罕见。余虽胸中乏文，更不善铭，奇砚当前，触目动心，遂勉力为之曰：

龟石如掌，生自洪荒；踏遍青山，得于南岗；击之悦耳，刮之泛光；纹清理晰，中青外黄；形如扁舟，睛生于膛；湛湛日目，莹莹星朗；以之为用，焕生文章。

好砚需佳石，更需文、工俱到。一石在手，相石，叩石，问石，因石而形，因纹而制，精琢细雕，撰文铭铭，佳砚始成。长期磨练，刻苦研习，方使名石得以佳构，因佳构而成妙品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胸城制砚渐入佳境，遂成就了傅绍祥、高兴阳、张国庆、冯曰宝等制砚大师及一批工艺师。砚石磨练砚人，砚人用自己的辛勤，把胸地三砚列入国之砚林。

红丝砚、紫金石、龟石砚，石皆佳，而各具其长，天赐也。一县而有三砚，幸甚。

余爱砚，但不制砚，故所见自短，所述自浅，爱笔撰此，以就教于方家，为抛砖引玉耳。

高都之韵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【双调·楚天遥带清江引】

丰收畅想

刘汉泽

五月热天来，热汗流身上。村郊遍野中，麦地翻金浪。又闻机器声，收割隆隆唱。种植户经营，满眼丰收样。【带】回想少年三夏忙，父辈镰磨亮。曲背弯腰抢，运送推车辆，今昔对比多谢党。

诗友芳辰有贺

包美荣

胜日清嘉何处留，欲将绮语寄徽州。风来槛外云痕浅，客入花间酒气浮。辞赋真堪推甲第，才名自可慰春秋。镜中未老青丝鬓，激浪时光鬓满头。

【越调·凭阑人】

我的幸福生活

郭顺敏

制曲填词年复年，审稿发圈天又天。问烦烦不烦？看云闲不闲。点赞学师抛个砖，码字随心撒个欢。问妻酸不酸？看花鲜不鲜。赏玉喝茶气一团，调羹搭菜一盘。顺河常遛弯，看夫粘不粘。

【南吕·金字经】

直播带货一瞥

范黎青

滴露黄瓜脆，网红藕粉追，熟透樱桃谁馋谁。催，键盘十指飞。农家妹，眼瞅订单喜上眉。

山水乐园

任子浩

“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想当年，在流苏花开时节，这里的烧饼铺会把刚出炉的烧饼卷上一串流苏……”树阴下的老人们讨论着这山水之间的故事。这里到处都是流苏花开漫天飞舞，孩子们拿着卡紧发条的玩具青蛙呱呱跳跳，女人挽着男人的胳膊，手里编织着的鲜花延伸入海。玫瑰庄园在夕阳下熠熠生辉，彩色的小石子绵延环绕，一眼望不到头。成群的粉色玫瑰让漂亮的篱笆修剪成浪漫的模样，空气中弥漫着松木和香水的气息。人们不紧不慢，熙熙攘攘，裙边掠过，带走花香。

我在一旁的文官树下痴醉地看着这美好的一切。阳光打在我的头顶上，泥土吐出炙热的蒸汽将光线扭曲，使我看不清远处的森林；尘土被草地毯去歌唱，滋润着一粒又一粒种子。花香和笑语争先为我遮阳，清风吹过，笑声袭来，满墙的彩色风车沙沙作响。我迎着风随心摆弄它们：“请尽量跟上节奏。”

风停了，树叶婆娑，笑声不断。突然，白雾从我四面涌来将我笼罩。雾渐浓，我转身看到一只小鹿正隔着篱笆看我，我想它应该是在问我：“你好，请问你在干什么呢？你要跟我一起玩风车吗？”我轻声回应它：“好啊。”它慢慢向我靠近，仿佛在说：“请跟我来！”随后它便跑开了。我大概是铜壶煮茶喝多了，嘴里全是金属的味道。长年的冲煮浸泡，让铜壶内壁表层光亮的锡脱落，露出紫黑色的铜。“我竟然跟一只鹿搭起话来！”

玩具青蛙里的齿轮咔嚓作响，像是在说：“小蝌蚪快过来找你的妈妈。”一个穿着休闲西装的男人用烤过的烧饼卷起一支玫瑰，并将它送给一位穿着长裙，绑着麻花辫的姑娘，他想与她共进午餐。我乘上了公共汽车，鸟儿、鱼儿、还有鹿，一路与我跳舞回家。

光影潍坊

摄影：常方方 拍摄地点：北辰绿洲湿地公园



遇见鲁奖获得者庞余亮

张希良

有机会参加一个在日照举行的全国性文学活动。这次活动规模不算小，有中国作协和省作协的主要领导，成员基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，不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，就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。

几天的会议，除了学习知识、开阔眼界，有幸的是我还结识了一些著名作家。短短几天，我们吃住住在一起，由陌生到相熟，以至于相互取闹。出乎我的意料，这些偶像级别的文学大家，一点架子也没有。其中最与我亲近的当属庞余亮老师了。

庞余亮是江苏兴化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现任泰州市作协副主席、靖江市政协副主席。他早年师范毕业后曾做过十五年乡村教师，多年来深耕文学，在诗歌、小说、散文创作等方面多有建树。2022年，庞余亮创

作的散文集《小先生》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。

一天晚上，几位散文作家聚在庞余亮老师的房间里聊天，我也掺杂其间。当我提出希望庞老师能为潍城作协写几句话时，没想到他没有半点推辞。庞老师接过我递过来的纸笔：“你想写什么话呢？”一边说一边抬头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。我说：“写什么话都行，反正我们协会有好多和我一样的会员，都是你忠实的粉丝。”

庞老师拿起笔，略做沉思状，猛然提笔，在我的笔记本上奋笔疾书，

一气呵成——潍坊市潍城区作协：我们是竹根相连的两株竹子，都被我们的郑板桥画过哦。

回到房间后，一个人仔细欣赏庞老师那气势磅礴、潇洒自如的笔迹，细细品味每一个字。嘴里念出声——“我们是竹根相连的两株竹子。”这句话不难理解，说的是我们两地的人民，包括两家作协，虽分处两地，却是有着共同的文化血脉的。

我还是有些疑惑：为什么用竹子来比喻呢？“都被我们的郑板桥画过哦。”“读到这里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庞

余亮老师特别强调了“我们的郑板桥”。是因为郑板桥尤爱画瘦竹，他不仅在潍县画竹，回老家兴化，还是尤爱画竹。他在《题画竹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四十年来画竹枝，日间挥写夜间思。冗繁削尽留清瘦，画到生时是熟时。”

郑板桥喜爱画竹，咏竹，这大概是他以竹自况，以竹的品格激励自己的为官做人吧。有气节的竹，也确实听箫声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这是郑板桥在潍县任知县时写的明志

诗。“乌纱掷去不为官，囊囊萧萧两袖寒。写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风江上作渔竿。”这是郑板桥离开潍县时写的心诗。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南西北风。”这是富含哲理的诗，既是郑板桥对为官为人的自我期许，也是对他人对后人的无穷勉励。

这位清朝时期的诗、书、画三绝圣手，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大家，是江苏兴化人，庞老师也是兴化人，郑板桥自然也是他的家乡先贤。郑板桥五十多岁时，到潍县也就是现在的潍坊做知县。正是由于郑板桥的这层

关系，让潍坊市和兴化市有了特殊的联结。

在潍坊，说起郑板桥，无人不知。他在潍县做知县的时间并不长，只有短短七年，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他兢兢业业，爱民恤民，时刻以民生为念，为民众办了不少好事，实事。在潍县任职时，素有清名，始终保持着文人的风骨，清正自守。

去官离开潍县后，郑板桥回到兴化老家，在老家一带作画、卖画、写诗、交友，直至70多岁高龄离世。为兴化、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庞余亮《小先生》获了鲁奖，与另两部《小虫子》《小糊涂》三部曲成为当下文坛的畅销书，那部《小糊涂》灵感是否也来自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那就不得而知了。